史記 傳二十一之三十

五

日本政府圖書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四 四 二 二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架
五〇三 二〇 二 二十九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02
冊數 20 (15)
函號 279 8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

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
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
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
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
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
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
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
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
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
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
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
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
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
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
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
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
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
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
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
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

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

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缻音缶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王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

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曰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

○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正義曰幾音祈在相潞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索隱曰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名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名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

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之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為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令無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距秦軍在此山疑其大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距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

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
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
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
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
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
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
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
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
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
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

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
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
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
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
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
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
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
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
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

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 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 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 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 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

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地也方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里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 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紀見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六反復請李牧李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

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索隱曰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棄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駰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况遠反又音暄劇辛本趙人仕燕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將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栢州槀城縣西南三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曰齮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番婆又音盤〇正義曰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索隱曰音申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飈凜凜　壯氣熊熊　各竭誠義
遞為雌雄　和璧聘返　澠池好通
負荊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傅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傅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徐廣曰轊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

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故郎反）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版）

稱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
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
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
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
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
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
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
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
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刼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
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
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
平君索隱曰以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
○索隱曰奇謂權詐也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
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克捌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
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正義曰嬓音皎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畫音獲○索隱曰音胡卦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爲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　實尚奇兵　斷軸自免
反間先行　群鳥惑衆　五牛揚旋
卒破騎劫　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
乃封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絶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索隱曰廣雅云俶儻卓異也○正義曰俶天歷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柰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兵魏安

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内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爲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

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眾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言眾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憂死）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筦籥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則連有蹈東海

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訃）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欺三軍者其法

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烈王后也卒
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
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
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
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
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
衍怏然不悅曰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
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正義曰九
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
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
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
羑城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
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
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
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辟舍索隱曰辟音避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攝衽抱机正義曰衽
音而甚反○索隱曰机音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
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義曰籥鑰匙也不得入於魯將

之薛假途於鄒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曰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

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

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

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則齊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曰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卽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弃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

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耳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荊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

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沫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正義曰忿敷粉反悁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皐漢書並有傳蓋以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

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使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畫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明不欲斥主）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泣于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為狂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辟世也○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為譏故後之而不用後循下也）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于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

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珠○正義曰食音寺駃騠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

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脚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荅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

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入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 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 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人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 索隱曰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 積毀銷骨也 索隱曰大顏云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 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

字也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 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 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 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 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應劭曰紂刳姙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刳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 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 何則慈仁

愨懃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蹠盜蹠也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許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劒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彫刻是爲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逄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劒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索隱曰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

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蓋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歷也韋昭曰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

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槁洛水之上索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邑號朝歌而墨子廻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魯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曰楚王始都郢是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爲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税去皮也又他臥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皭疏靜之貌○索隱曰皭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淅二水名也謂丹

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爲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淅是也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匄名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眜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眜也○正義曰眜莫葛反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名橫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

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爲我心惻張璠曰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曰張璠亦晉人注周易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足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己清潔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薉○索隱曰汶汶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惛憒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

以沉此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索隱曰莽音姥○正義曰莽莫古反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方言曰汨謂疾行也眴兮窈窕徐廣曰眴眩也○索隱曰眴音瞬窈音烏鳥反孔靜幽墨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也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眴野甚清淨漠無人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也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刓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刓音五官反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正義曰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遠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餘如此所解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

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盲也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正義曰睇田帝反盼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索隱曰下音戶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笯一作郊駰案王逸曰笯籠落也○索隱曰笯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鶩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王逸曰忠佞不異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叔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為也○正義曰羌音疆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語也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俊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文質疏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奧駰案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

厚以爲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牾逢也○索隱曰楚辭牾作遻並吾故反）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莫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次將就）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辭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分流汩兮（王逸曰汩流也）脩路幽拂兮（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楚詞余並作予）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爲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荊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爲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或作瑳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是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

萬曆二十四年刊

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
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爲天下第一
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
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
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
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
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
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
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爲土也）爲官名悉更秦之
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
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
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爲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
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
爲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爲傳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荊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
長又以適去（徐廣曰適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索隱曰字林云適音丈厄反）意不自得及

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共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隱曰闒音天臘反茸音而隴反字林云闒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隨夷溷兮跖蹻廉一句皆兼兩人隨卞隨夷伯夷跖盜跖蹻莊蹻也莫邪爲頓兮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莫邪干將劒名也頓讀爲鈍鉛刀爲銛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曰鉛者錫也銛利也音纖言其暗惑也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嚜嚜不自得意瓚曰生謂屈原也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斡音筦筦轉也康空也

○索隱曰斡音烏活反甈音丘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瓢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曰罷疲同音皮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喻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雜詁音碎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作壹鬱亦通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索隱曰遰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沕深潛以自珍徐廣曰沕潛藏也音密筆反彌融爚徐廣曰一云偭蟂獺○正義曰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彌蛕蟯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所注蓋三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偭音面應劭云偭背也蟂獺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魚鵠

夫豈從螘與蛭螾漢書螘字作蝦韋昭曰蝦蝦蟆也蛭水蟲螾丘蚓也○索隱曰螘音蟻漢書作蝦言偭然絕於螘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蛭音質螾音蚓○正義曰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illegible]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搆讒意也○索隱曰尤謂怨咎也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罹此咎也瞝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瞝音丑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徐廣曰一云遙增擊也逝而去之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合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曰汙濁也瀆小渠也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如淳曰大魚也贊曰鱣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嗣長沙王也傅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腳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鄧展云似鵲而大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曰鴞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弋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

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筴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讖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子服小顏云子加美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反變蛻也或曰蟬蛻相連也○索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蟬謂其相傳之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閒沕音密又音昧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沕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

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纆繩索相附會也贊曰糾絞也纆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纆徽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纆三合繩也音纆糾音九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云旱與悍同音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而無常也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曰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坱軋無垠應劭曰其義坱軋非有限齊也○索隱曰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坱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脉也○正義曰坱於郎反軋於黠反天不

可與慮兮（索隱曰與音預）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

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索隱曰既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如淳曰控引也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兮（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正義曰馮音憑）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爲私時大一居長安諸王悉任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徐廣曰攌音華板反又音睆索隱曰說文云攌大木柵也漢書作僒音去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衆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索隱曰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索隱曰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韋昭曰蔕音士介反○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蔕芥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蔕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後歲餘

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駰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
福釐音僖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上因感鬼
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
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
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
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
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
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
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索隱曰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未嘗不
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
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
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徐廣曰爽一本作奭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賦騷見志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空悲弔湘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賈音古○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索隱曰名柱後立是為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音致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

讀為賣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泰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君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下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君曰諾入說王后乃為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戰國策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傒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為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

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爲一句子謂養之爲子也然欲分立以爲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

○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

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
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
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
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
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
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
之正義曰上音輔謂宮刑骨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
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
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

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州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
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
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
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
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
后獨別葬杜東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
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是舊儀武帝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
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苑曰毐與侍

（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始皇）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駰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謂業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者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曰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畤縣）而呂不韋由

此紬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奇　委質子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謗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沬劌聲相近而字異耳 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 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 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 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索隱曰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

位顔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剸音同左傳作鱄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内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内難弒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眛（索隱曰眛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燭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

有灊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灊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 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光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 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爲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爲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 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 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 索隱曰詳音陽 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 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炙者夜反 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 索隱曰刺音七賜反 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 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 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

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爲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譚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爲飲器索隱曰按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爲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爲溲杯故也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呑炭爲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爲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爲乞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

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今為厲啞也）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内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市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觴○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觴近爲得也○正義曰數色更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索隱曰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麤糲之費正義曰糲猶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大嫗爲丈人漢書宣元王傳云遇丈人益譁爲丈人乞骸去按丈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是也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

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禽而事泄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徐廣曰讎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

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嫈○索隱曰榮其姊名也聞有人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寃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爲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重難非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

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爲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荊軻者衛人也 索隱曰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 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亦稱子然也 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劒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正義曰懷州河內縣 荊軻嘗游過榆次 正義并州縣也 與蓋聶論劒 索隱曰蓋古臘反蓋姓聶名 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 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 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 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正義音子廉反 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 徐廣曰飲酒之人 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

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之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爲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也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爲燕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

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撇一作拂 索隱曰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荅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

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燕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索隱曰闚視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

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氏說是也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揕其匈（徐廣曰揕音張鴆切○索隱曰揕謂以劒刺其匈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徐廣曰捥一作捾○索隱曰搤音烏革反腕音烏亂反字書作𢯽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索隱曰焠染也音忽潰反）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死也）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水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

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黃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執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

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余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正義曰提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劒曰古者帶劒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銅柱（正義曰燕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荆軻懐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

○索隱曰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提州平賴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爲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爲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爲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卜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廏門木烏生肉足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

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　返魯侵地　專諸進炙
定吳篡位　彰弟哭市　報主塗廁
刎頸申冤　操袖行事　暴秦奪魄
懦夫增氣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曰楚上蔡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彊主以事之於文紆廻非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

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孰今爭彊時亦說事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楊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強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反恥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去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爲彊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若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

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邸瓠口爲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漑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漑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亦未爲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一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遊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爲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

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丹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皐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㵐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純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

離蒲梢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周鼓今一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廏索隱曰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傳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

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汲缻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缻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曰昭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

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爲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

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靑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靑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紲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幷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眞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幷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徐廣曰一作轜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

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
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
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
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
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
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史記音隱字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譾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義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
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
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
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
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
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
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
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
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
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
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
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
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
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

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
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
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
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
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
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
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
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
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
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

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
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
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
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
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
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
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
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
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
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

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
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爲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
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
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故云安足爲謀也高曰
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
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
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
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
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

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
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
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
進而前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
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
孝其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
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
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
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
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

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

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史記正義曰矺音貯格反○索隱曰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傜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粢者稷也糲者麤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匭徐廣曰一作溜啜土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學觳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轂則字宜作轂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爲隄防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胈膚毳皮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

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

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

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

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索隱曰陗峻也高也音七

笑反塹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勤身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列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

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揆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

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爲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爲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

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觳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

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説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
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
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
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
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絶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
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
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
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
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

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
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
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
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
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
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
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
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
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

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陜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

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

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爲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蓺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

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爲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擧以爲中車府令高即

私事公子胡亥喩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

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臾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

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絶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

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五郎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亂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湮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懲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倂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

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也）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許吏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

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買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劉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

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徐廣曰傳音菑)公之腹中者(相連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

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羲出驪山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贊曰介言介特也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閒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閒不容一喘息須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

(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
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輙
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亨爲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
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輙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
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
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
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
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
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
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
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
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
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
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

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羇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　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爲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

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
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
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
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
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
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
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
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
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
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
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
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
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
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
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
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
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

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
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
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
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
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
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
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
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
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音武銳反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
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

刘辛

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
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
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
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強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
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
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
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
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
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
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

萬曆二十四年刊

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卽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祇晉灼音邸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駰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徐廣曰韝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爲孱韋昭曰仁謹皃○索隱曰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皃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爲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薉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

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要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之廁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側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掇亦刺也漢書作刺爇張晏云爇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漢書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徐廣曰箯音鞭駰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巳北名為筍郭璞三蒼注云箯轝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

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肮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下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丁中行王弼亦以尚爲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醻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苑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　天下豪俊　忘年羈旅
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　餘兵不進　張旣望深
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　隙末成釁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爲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

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
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
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
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
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
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
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
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
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
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
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
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字仲
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
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
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
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

日日出會後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
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
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
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
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
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正義曰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擊昌邑彭越
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
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
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
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正義曰蕭縣令楚令稱公角名將兵

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
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
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
從弟也眞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
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
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
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
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
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自東
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正義曰爲于僞反越將其兵北走穀

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
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
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
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宛
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柰何留侯曰齊
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
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
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
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
以東傅音附海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
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
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
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
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
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
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
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
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

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 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 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爲臨邛瓚說爲是 西至鄭 索隱曰地理志鄭屬京兆○正義曰華州 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正義曰遺唯季反 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正義曰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 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徐廣曰一作嬰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牒喋猶蹀也煞敵蹀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 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菹醢何傷

□□越列傳第三十一　史　九十

日本政府圖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